

第四部

武林

古龙著



第四部

武林外史

古龙著

宝文堂书店

武林外史(四)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房山区印刷厂印刷

字数229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2.25

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2,000册

ISBN 7-80030-130-3/I·90 定价4.20元

目 录

第四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三十三章 | 巧逢一故人····· | (1253) |
| 第三十四章 | 连环计停当····· | (1276) |
| 第三十五章 | 千钧系一发····· | (1309) |
| 第三十六章 | 洞内别有天····· | (1342) |
| 第三十七章 | 误会尽冰消····· | (1372) |
| 第三十八章 | 英雄照胆肝····· | (1404) |
| 第三十九章 | 危机一发间····· | (1437) |
| 第四十章 | 功成亏一篑····· | (1468) |
| 第四十一章 | 两眼泪不干····· | (1501) |
| 第四十二章 | 地下古楼兰····· | (1535) |
| 第四十三章 | 奇念实难言····· | (1566) |
| 第四十四章 | 情缠死方休····· | (1598) |

第三十三章 巧逢一故人

独孤伤面对着这足以令天下男子都情愿葬身其中的胸膛，呼吸已在不知不觉间急促起来，几乎已透不过气。

幽灵宫主道：“来呀，来拿呀……你怕什么？”

独孤伤喉结上下滚动，竟说不出话。

幽灵宫主已一步步向他走过来，纤手将衣襟拉得更开，柔声道：“你摸摸看，我的心还在跳，我的胸膛也是暖和的……现在，这一切全都给你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拿？”

独孤伤突然怒喝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枪一般笔直站着的身子，突然摇动起来。

幽灵宫主也银铃般笑道：“现在，随便什么人的心都对你没有用了。”

独孤伤一掌劈出，幽灵宫主动也不动，但他手掌方自触及幽灵宫主的胸膛，身子已仰天跌倒下去。

快活王真沉得住气，反而大笑道：“牡丹花下死，作鬼也风流……”

可人娇笑道：“是呀，他能瞧见我家宫主的胸膛，死了也算不冤枉了。”

眼皮一转，瞟了瞟快活王与沈浪，笑道：“你们也瞧

见了这世上最美的胸膛，也可以死了。”

快活王道：“不错，朝闻道，夕死而无憾矣。”

幽灵宫主再次盈盈走上曲廊，走到快活王面前，柔声道：“现在，已没有人干涉王爷了，王爷可以将心赐给贱妾了么？”

快活王笑道：“你连脸都不肯让本王瞧瞧，便想要本王的心，这岂非有些不公平？”

幽灵宫主笑道：“王爷已瞧见了贱妾的身子，这还不够么……贱妾这样的身子，难道还不值王爷的区区一颗心么？”

沈浪突然笑道：“你连身子都不惜被人瞧见，却不愿让人瞧见你的脸，这岂非怪事？莫非你的脸丑得不能见人？”

幽灵宫主娇笑道：“你若想瞧我的脸，自己来瞧吧。”

可人接着笑道：“只是瞧过后莫要晕倒。”

沈浪大笑道：“衣香虽能杀死独孤伤，面纱中之迷香却未必杀得了沈浪……”

笑声中手掌已到了幽灵宫主面前。

幽灵宫主竟未瞧见他是何时掠过来，如何掠过来的，大惊之下，身子流云般退下曲廊，退后一丈。

沈浪大笑道：“你既让我瞧，为何又要逃？”

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，身形却已到了幽灵宫主面前，他身法虽快如闪电，但神情却仍是那么从容潇洒。可人在一旁瞧着，面色已变了，再也笑不出。

快活王手捋长髯，笑道：“手下留情些，莫要伤了她的香肌玉肤，花容月貌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你瞧王爷多么怜香惜玉，到此刻还一心体贴着你。”

笑语中，他双手已飘飘拍出了四十掌，他一共只说了二十字，却挥出四十掌，掌势之急，当真急如闪电，但见掌影漫天，如落英缤纷，以快活王的眼力，竟也未能瞧出他招式的变化。

幽灵鬼女笑道：“体贴的男人，女子最是欢喜，你为何不也学学王爷？”

笑语声中，她居然也将沈浪的四十掌全都避了开去，身法之轻灵迅急，变化之奇诡繁复，竟也令人目不暇给。快活王实也未想到这看来弱不禁风的少女，除了一手鬼神不测，无形无影的使毒功夫外，武功竟也如此高妙。他瞧了半晌，竟也不禁为之耸然动容。

但幽灵鬼女虽能避开沈浪的四十掌，身法虽仍是那么美妙，明眼人却一望而知她实已尽了全力。

沈浪四十掌挥出后，却似乎只不过是略为尝试而已，还不知有多少妙着留在后面。

幽灵宫主的武功虽高，别人犹能窥其全豹，沈浪的武功却如浩瀚烟波，广不见边深不见底。

可人咬着嘴唇，大声道：“好男不和女斗，和女人打架的男人，可真没出息。”

过了半晌，跳脚又道：“姓沈的，你听见了么……哎

呀，王爷，你瞧他竟想摸我家官主的胸口，你说他要不要脸？”

快活王笑道：“若是本王，也想摸的。”

可人瞪大眼睛，大喊道：“哎呀，王爷，你……你难道不吃醋？”

快活王微笑道：“你若想故意扰乱沈浪，那你就错了，纵有五百个人在他身旁打锣打鼓，他若想听不见，还是可以听不见的。”

可人道：“哼，装聋作哑，算什么本事？”

快活王大笑道：“装聋作哑，正是对付女人的最好本事。”

可人跺脚道：“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只会一鼻孔出气，欺负女孩子。”

她指手划脚，又跳又叫，袖中却有七道银丝无息地飞了出来，闪电般直取沈浪的后背。

其实，可人自然也知道这暗器是伤不了沈浪的，她只是想以此扰乱沈浪的心神，拖延沈浪的掌势。

沈浪纵能避开这无声无息，歹毒绝伦的“游魂丝”，至少也得要分心，分手，那幽灵宫主就有了可乘之机。银丝一闪，沈浪攻向幽灵宫主的右掌，已向后挥出，流云般的长袖，也随之洒了出来。

他自然只能暂缓伤人，先求自保，但前胸空门已露出，这正是幽灵宫主的第一个机会，她怎会放过。银丝闪动，袍袖挥展……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，幽灵宫主一只纤

纤玉手，已到了沈浪心口。

鬼爪抓心。那一只兰花般的纤纤玉手，已变成了追魂夺命的利刃。

这时，沈浪若要避开这一抓，就避不过背后的“游魂丝”，可人已不禁拍掌娇笑，道：“这颗心的滋味不知如何？我可得要尝一尝。”

哪知就在这时，沈浪的身子突然平空向旁移开半尺，竟全不管身后的“游魂丝”击出的手掌，突然向内一挟竟将幽灵宫主那只纤纤玉手挟在肋下，身子藉势一偏，已到了幽灵宫主身后。

这样，他虽等于没有避开幽灵宫主这一抓，但幽灵宫主掌上狠毒的掌力，却完全无法施展出来。

这时，他虽也等于没有避开“游魂丝”，但却以幽灵宫主的身子，替他作了盾牌，“游魂丝”更不能伤得了他。

这正是妙绝天下的招式，这正是出人意外的变化，要使出这样的变化，不但要有过人的武功，还得要有过人的急智。

可人一句话未说完，脸色已变了，大叫道：“宫主小心。”

呼声中“幽灵宫主”被沈浪挟在肋下的那只手，已藉着手腕上的一点力量，将袍袖洒出，将银丝震退。她手臂虽被挟着不能动，但腕子却还是能动的，只可惜她这只手此刻已不能伤人，而必需先将银丝震落。这“游魂丝”本来是要伤沈浪的，这只手本来也是要伤沈浪的，但此刻，

这只要伤沈浪的手，却击落了要伤沈浪的暗器。仔细想来，这真是种奇怪的变化。这种变化委实要令人有些啼笑皆非。

而这迅急，奇怪之变化的每一个细微的关键，却都早已在沈浪计算之中，别人遇着危急时常会惊惶失措。但沈浪，他却能将最危急的情况变为有利于自己的情况，别人认为他已无力招架时，他却还能乘机反攻。这就是沈浪为什么会和别人都不同的缘故。江湖中高手众多，但那些人最多也不过只是英雄。

而沈浪……沈浪却是英雄与智者的混合。

幽灵宫主挥袖击落了银丝，手腕一偏，指尖直点沈浪后背肋下“乘风”，“天宗”，“肩真”三处穴。

哪知沈浪却早已料到她这一着——沈浪本就故意要她腕子还能活动，否则她又怎能将暗器击落。

此刻沈浪手臂轻轻一挟，幽灵宫主半透身子立刻就麻痹，指尖虽已触及沈浪的穴，却是无力点下。

幽灵宫主这才大惊失色，嘶声喝道：“你……你淫贼，你想将我怎样，放开我。”

可人也在一旁大叫道：“不得了，来救人呀，沈浪抱住我家宫主要强奸她了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少不得要先亲亲你的脸。”

他右臂挟着幽灵宫主，左手已去掀她的面纱。

幽灵宫主颤声道：“你敢瞧我的脸，我就要你死！”

快活王拊掌笑道：“好！沈浪，我就要她咬死你吧。”

他眼睛也在盯着沈浪的手，希望这只手快将面纱掀开，他也是男人，他自然也着急想瞧瞧这张脸究竟是何模样。这张脸竟是美？还是丑？

幽灵宫主为什么宁可让人瞧见她的身子，也不愿被人瞧见她的脸，莫非，她这张脸也有什么机密不成？

只见沈浪终于已微笑着将面纱掀起了。

面纱方自掀开一线，沈浪面色突然大变，就象是挨了一鞭子似的，身躯一震，连扶着的手臂竟也松开了。

幽灵宫主已急箭般退出七尺，她身子前面立刻爆出一片粉红色的迷雾，奇迹般将她完全淹没。

这变化更是出人意外，就连快活王也不禁耸然动容。

只听粉红雾中幽灵宫主的语声道：“沈浪，你瞧过我的脸，你已眼珠子就是我的了，我迟早会来拿的……迟早会来拿的……”

语声渐远，浓雾渐渐扩散，扩散……终于消失在园林间，幽灵宫主也随着奇迹般不见了。

可人自然还没有溜得了。

她眼珠子一转，居然银铃般娇笑起来。

笑声中只见她身子乳燕般轻盈一转，肩上的轻纱，已随着她这轻轻一转被甩了下来，露出了莹玉般的香肩。

那十六个手提宫灯而来的少女，本如石像般站在那里，此刻，却已都复活了，轻轻放下了纱灯，纤腰微转，甩落了肩上轻纱。

她们苍白而死板的面目，此刻也泛起了笑容，那是淫

荡而媚艳的笑容，眉梢眼角，充满了销魂的春意。

接着，可人曼歌低唱，也没有人听得出她唱的究竟是什么，她只不过是一声声短促的，断续的呻吟。

但这呻吟，却比世上所有的艳曲还要令人动心。

歌声销魂，舞姿更销魂。

少女们身上的轻纱，已随着歌声一层层剥落，灯光，从地上瞧上来，已可将她们的修长而匀称的玉腿，照得纤毫毕现。

她们的舞姿散漫，已不再是“舞”，已只是一种原始的，断续的，不成节奏的简单动作。

但这动作，也正比世上最佳艳舞还要令人销魂。

这一切变化来得好快，片刻，这里是鬼气森森的战场，此刻却已变成活色生香的销魂窟，温柔乡了。

只要是男人，只要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，听到这呻吟，瞧见这舞姿，若不动心，就必定是生理有了毛病。

那么，沈浪此刻就象是有了毛病。

他对一切竟全都象是视而无睹。

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梦呓般喃喃道：“怎会是她……怎会是她？”

快活王显然是想听听他在说什么，但他的语声却全都被那些少女的销魂呻吟所淹没。

呻吟声越来越销魂，舞姿也越来越急迫。

少女们额上已泛出了汗珠，面上已红得象火。

就连这汗珠，也是销魂的。

这汗珠竟仿佛能挑逗起男人身体里一种原始的本能，这汗珠正可满足男人本能上残酷的虐待狂。

快活王直着眼睛，也不知是看痴了，还是在出神地想着心思，至于他究竟在想什么，自然没有人知道。

突然，少女们的身子竟起了阵痉挛，四肢扭曲着，颤抖着，倒在地上，柔腻的肌肤，在粗糙的沙土上拼命的摩擦。

她们摩擦，挣扎，扭曲，颤抖……就好象要将自己身体撕裂，就好象一条条被人压住的鱼。

然后，她们又突然不再动了。

她们伸展了四肢，躺在地上，胸膛起伏，不住喘气，她们似已被人压榨出最后一分力气。

她们似已不能再动了。

但她们面上，却都带着种出奇的满足，仿佛世上就算在这一刹那中毁灭，她们也不在乎了。

天地间只剩下她们心头的声音。

可人终于以手肘支起了身子，瞧着快活王，喘息着道：“王爷，你……你也满足了么？”

快活王捋须一笑，道：“鬼丫头。”

可人眼波流转，颤声道：“象我们这样的女孩子，一定可以令你满足的，你信不信。”

快活王大笑道：“你已证明了，本王怎能不信？”

可人道：“那么，王爷你就收留咱们吧。”

快活王道：“收留你们？”

可人笑道：“我家宫主将我们抛在这里，显然已是不要我们了，她……她终究是个女人，但王爷你……舍得杀我们么？”

快活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你想以自己的身子来换回活命。”

可人道：“王爷你总是男人呀。”

快活王捋须大笑道：“本王怎会杀你们，若连你们这些小女子都不能放过，本王又怎能称天下之英雄，又怎能服得沈浪这样的豪士？”

他突然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们都去吧。”

可人怔了怔，道：“王……王爷不要我们……”

快活王大笑道：“你们虽然自觉已诱惑得很，但在本王眼中瞧来，却只不过是一群还没有长成人形的小鬼而已，本王又怎会将你们瞧在眼里？”

可人娇呼一声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快活王笑道：“你方才一番做作，全是白费了心思，快些穿上衣服，乖乖的回家，下次若要再来时，莫忘了把尿布也带来。”

可人的脸，飞也似的红了，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抓起块轻纱，掩住身子，红着脸，跺着道：“你脚这老鬼，你……你简直不是人！不是人……不是人……”

转过身子，飞也似的逃了，就象是只被鞭子赶着的小白兔，那些少女也红着脸踉跄而去，哪里还有半分令人销魂的样子。

快活王仰天大笑，双手却轻轻拍了拍。

一条矮小的人影，突然轻烟般钻了出来，拜倒在地。
道：“王爷有何吩咐？”

只见他身形小如婴儿，赫然正是昨夜为沈浪等洗牌的小精灵，沈浪竟也未想到这矮小的侏儒，轻功竟如此惊人。

快活王顿住笑声，沉声道：“跟在她们身后，追查出她们的落脚之处，即速回来禀报。”

大精灵再拜道：“是。”

“是”字出口，身子突然弹丸般跃起，在夜色中闪闪，便消失无踪，身法之快当真有如黑夜的精灵。

沈浪叹了口气，暗道：“快活王门下，果然没有一个等闲角色。”

他面也瞧不出丝毫方才的痴迂之色，走到快活王面前，长揖道：“王爷之胸襟豪气，应变计智，当今天下，当真无人能及，而在下却不能擒个小小的女子，实在愧对王爷。”

快活王笑道：“那幽灵鬼女的容颜，竟能令沈浪也为之手软，想必定是天下之绝色，只可惜本王竟无缘一见。”

沈浪道：“她难道还不是王爷的掌中之物？”

快活王大笑道：“沈浪呀沈浪，你不但知我，而且还救了我，却教本王如何待你？”

沈浪苦笑道：“在下若不出手，那女子此刻只怕已是王爷的阶下囚，王爷还要如此说，岂非令沈浪愧煞。”

快活王道：“若非有你，那杯酒本王已喝下，此刻只怕已是她的阶下囚了。”

沈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王爷难道真的不知酒中有毒？”

快活王道：“本王若知酒中有毒，为何要喝？”

沈浪道：“王爷已举杯，但却绝未沾唇，王爷那么做，只不过是试试沈浪的眼力，是否能瞧破她的诡计？”

快活王拊掌大笑道：“沈浪深得我心……沈浪深得我心……”

那时刻相随在他身旁，不惜以性命护卫着他的独孤伤，此刻直躺在地上，生死不知，他竟连瞧也不瞧一眼。

他只是拉起了沈浪的手，道：“大战已过，本王理当犒劳于你，且让你见识本王的后宫佳丽。”

沈浪道：“王爷后宫佳丽，自然俱都是人间绝色，但在下此刻最最想瞧见的，却是个极丑极丑的男人。”

快活王道：“金无望？”

沈浪道：“王爷明鉴。”

快活王道：“本王只当你已忘怀了他。”

沈浪道：“生平良友，岂能相忘。”

快活王笑道：“你能与金无望结为知己，当真不易，你敢在本王面前承认你与金无望友情深厚，更是难得。”

沈浪道：“王爷以诚相待，沈浪怎敢隐瞒。”

快活王领首道：“好……好，你此刻便要见他？”

沈浪：“在下已等了许久。”

快活王道：“好，本王这就叫他来。”

双掌又是一拍。掌声响后，便有人捧着小小的紫檀木箱，大步走来，只见此人长身玉立，少年英俊，那里是金无望。

沈浪心头一寒，面色也不觉有些改变。

只见那少年将紫檀木箱双手送上，快活王拍着箱子，沉声道：“你要瞧他，就打开箱子吧。”

沈浪一生中也不知遇到过多少凶险之事，但却从未有如此刻惊怯，刹那之间，他手足都已冰冷。

金无望莫非已遭了毒手？

这箱子里装的莫非是金无望的人头？

沈浪不敢再想下去。

那是只小小的木箱，长不及四尺，宽不过两尺，镶着紫金的环饰，雕刻得十分精巧雅致。

沈浪手触及那坚实而光润的木质，竟不禁颤抖起来。

他力可举千斤之鼎，此刻却似掀不起小小木箱的盖子，快活王冷眼瞧着他，突然发出声长长的叹息。

箱子终于被打开了——是快活王打开的。

箱子里哪有什么人头。

箱子里只有一封信。

沈浪长长松了口气，只见信上写着：

“属下手足已残，虽有再为王爷效死之心，却再无为王爷效忠之力，王爷以国士待属下，属下恨不能以死报知己，从此当流浪天涯，不知所去，然身负如山之恩，似海